

牛角挂书的李密遇到改变一生的导师①



蒋柳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草根英雄更疯狂，还是皇亲国戚更嚣张！隋唐风云是草根英雄和皇亲国戚的争夺，看谁家儿子独领风骚，一统大业；看谁家儿子成王败寇，战死沙场。李元霸当真曾向老天叫板？程咬金是否做过“混世魔王”？秦琼真的曾救过李渊一家？反隋、建唐的时代，是暴君、枭雄、豪杰、谋士辈出的时代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崇尚“力”的时代。那时，草根英雄无爹可拼，豪门英雄则不屑拼爹，他们用自己的武力、智慧、谋略，拼出了比上一代更辉煌的伟业，更传奇的人生！

大话历史

隋朝大业九年（公元613年）六月底，杨广率领他的隋朝大军已经苦攻了辽东城三个月。这是杨广的第二次东征，他从繁华的中原跑到苦寒的辽东大打出手，当然不是为了搞点高丽人参。倾国而来，欲灭其国的原因很简单，作为大隋朝的藩国，高句丽的国王却拒绝到长安参拜杨广，保护费也是交一年不交一年，还时不时在北方那里动武。

但杨广亲征高句丽也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帝国的权威。很多年以前，他的父亲杨坚同样攻过高句丽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“征服高句丽”将是杨广超越父亲最好的机会。

如今，城外已经准备了上百万只口袋，里面装上了泥土。只需一声令下，这百万只口袋就能堆到辽东城墙下，堆成一道直达城头的鱼梁道。为了保障施工进度，维持施工秩序，工头杨广专门组织了防暴队，装备了八轮楼车，这个楼车非常彪悍，比城还要高，杨广在上面布置上弓箭手，可以随时居高临下，对胆敢破坏鱼梁道建设的高句丽士兵进行严厉打击。

很快，杨广就可以实现扫荡天下，超越父亲的梦想。然而，一匹从涿郡出来的快马正疾驰而来，它将把杨广的梦想击得粉碎。

涿郡，辽东隋军的中继站，深夜。一名年长的官员正和身边的年轻人说着悄悄话。长者压低了声音，告诉对方他最近发现的一个奇怪现象，有一群本该呆在辽东前线的人在悄悄回撤，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他们都是礼部尚书杨玄感的兄弟或者亲戚。这意味着：杨玄感要造反！

天亮时，两人结束了密谈。年长者叫来随从，掏出一封密函：“速将此信送达御驾。”年长者，是时为卫

尉少卿的李渊，后人多称他为唐高祖。年轻者，尚攀奉御宇文士及，杨广的女婿。

黎阳，辽东隋军的后方粮草基地。御河岸边，一个身材健壮的男人正望着河面，河面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，船里装的是本该早就送往辽东前线的军粮。这位仁兄正是隋朝的礼部尚书杨玄感。他在此地负责督运军粮。

烈日下，杨玄感脑海里似乎又浮现出父亲杨素的身影。大隋朝第一重臣光禄大夫、太尉公、十郡太守杨素的死是一个谜。七年前，杨素突然病倒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杨素发病之前，曾跟杨广吃过饭，喝过酒。

杨素病倒后，杨广特批宫里的名医前去医治，赐予各种名贵药材。家人将熬好的药端到杨素面前。杨素原本闭上的眼睛睁开了，眼帘里又重新射出慑人的光芒。看清了那碗药之后，杨素露出了一丝苦笑：“我难道还需要再活下去吗？”

其实这一切源于杨素的一次政治投机。数年前，杨素把赌注押在时为晋王的杨广身上，帮助杨广战胜了当时的太子杨勇，夺得副位，不久后，更助杨广登上了帝位。显然，杨素立下了佐立的大功，但同时，他又犯下官场大忌。他知道得太多了。不久后，杨素便因病“不治”永远离开了。

杨素去世的时候，杨玄感还在外地当刺史，他不理解父亲放弃治疗的原因，直到有一个消息。一次，杨广冷笑着跟旁边的随从说道：“杨素要是不死，他全族都要完蛋！”原来父亲是为了保全家族而主动走向了死亡。

明白真相以后的杨玄感变了，善于高谈阔论的他变得沉默寡言。

此时的他从黎阳岸边站了起来，嘴角不经意露出了冷笑。杨广，你的末日到了。

杨玄感率领亲信冲进了黎阳城，关上城门，将城内的壮丁都集中了起来，城内有数千运粮到黎阳的丁夫以及船工。杨玄感告诉他们：杨广昏庸无道，现在强征辽东，百姓生怨，从今天起，我将与大家一起讨伐暴君。杨玄感听到了满意的回应，丁夫们山呼万岁。

杨玄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，接下来，他将等待自己的盟友，前往洛阳共襄盛举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杨玄感最热切盼望的是父亲留给他的一个朋友，很多年前，父亲就曾告诉过他，这个人可以帮你成大事。此人姓李名密，原是隋帝杨广的一名侍卫。

隋朝大业初年，时任左亲卫大都督的李密被赶出了宫殿，原因仅是面相不好，脸色发黑。杨广十分重视下属的外在形象，认为李密如此长相有损大隋帝国高富强的形象。皇帝要炒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但解聘李密还真有点不好办。李密的父亲是知名武将——蒲山公李宽，其曾祖李弼更厉害，是西魏皇朝最为显赫的八柱国之一。

这事儿，杨广交给宇文述去办理。宇文述，左卫大将军，封许国公，总领军事，此人没别的特长，就是领导交代的事，想尽办法也得办成。

宇文述叫来了李密。寒暄之后，宇文述不说话，热辣辣地盯着李密看，直看得李密额头渗出细汗。然后，宇文述叹了一口气。“看兄弟是个人才，应该以才学显名，何苦在近卫里混迹！”听到这句，李密当场表示马上辞掉左亲卫大都督之职，回去苦读经书，以才学报效朝廷。

表面平静的李密，此时有一股熊熊烈火在身上燃烧。李密又黑又小，按理不容易被人发现，却被杨广一眼挑了出来。个中原因其实是经常在大殿上东张西望。而他东张西望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。如今托宇文述的福，他终于发现自己的问题——无志。

转眼数月过去了，长安城内很难看见李密的身影了。此时，他正在家中闭门读书“充电”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打算出门寻名师。他心中已有名师的人选。东海人包恺博学多才，尤精《汉书》，为当时世上习《汉书》之宗匠。李密欲习《汉书》，当然必寻此人不可。

于是，街上出现了一个骑牛的年轻人，骑牛是大隋朝常见的出行方式，普遍如二十年前骑自行车，一般而言，普通青年骑牛打苍蝇，文艺青年骑牛吹箫，李密是骑牛看书。此情此景，史书称为牛角挂书，与凿壁借光同样成为勤学的代名词。

这天，一个六十上下、相貌雍容的男子悄悄走到了黄牛后面：“这是哪里的书生？勤学如此！”李密连忙下午，施一拜礼：“见过越国公，晚辈李密有礼。”来人正是隋朝越国公杨素，大隋帝国第一大臣。只是，这个“第一大臣”只是名义上的了。此时的杨素已被架空，位高但管不了事。如果说李密是自动辞职的话，杨素算是停职不停薪。

当下，两个社会闲散人员就在路边讨论起《汉书》来，经过一番探讨，杨素深叹此人是少年英才，遂热情邀请李密先放下寻师一事，到家里详谈。

李密的人生就从这里转了一个大弯。

凌晨，母亲在她满是书本的卧室去世⑧



〔美〕威尔·施瓦贝尔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这本书讲述的是“一位母亲、一个儿子和书的世界”。得知母亲胰腺癌晚期后，威尔一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件事并自然地跟母亲沟通。偶然的一天，他们开始阅读同样的书，两个人的读书会就这么开始了。借着阅读，他和母亲一起探讨了勇气、信仰、孤独、感恩、学习倾听甚至葬礼等多个话题，分享着各自对文字和生命的态度和观点。整本书笔触温暖，不仅是对母亲的追忆，也是爱书人的饕餮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母亲已经做好了在家中离世的准备，她填写了安乐死的文件，她的主治医生奥赖利给了她一个告别的拥抱。

亲情故事

我飞到旧金山出差，住在大学时期的老朋友家里。我根本不知道会累成那样，尤其是第一个晚上。我在老朋友家的客厅里看书，打瞌睡，听着他的魔鬼立体声音响。第二天，我给母亲打电话，她只说了几分钟就挂断了，她感觉不太舒服。

我放下电话，又拿起来，取消了所有会议，直接赶去机场坐当天晚上的红眼航班飞回了家。

当你害怕你爱的人死去，飞奔着要去见他时，没有任何地方比午夜机场更让人感觉孤独的了。我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，吃了一片安眠药，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纽约，我打了出租车直接去父母的公寓。

我打电话给父亲，说我正往家里赶。他并没有阻止我，这本身也等于告诉了我需要知道的信息，在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里，有多少事情急剧恶化了。妹妹在我到家之前几个小时赶到了父母的公寓。我走进房间的时候，妹妹坐在母亲身边，而母亲正半坐在卧室的床上。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掠过一丝恼怒。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她说。她不只是生气，已经不可遏了。

“会议进行得太顺利，所以我决定提前回来了。”我说，“我这个星期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明知道没有任何结果，还呆在那里浪费时间开会实在是太疯狂了。”

我们就此不提出差的事情了，但母亲仍然生气地看着我。我放弃了原本的计划，是母亲生气的原因之一。但我相信，母亲生气的主要原因是她对死亡的愤怒。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要离开，仍然有很多事情想要做。而我匆忙赶回来让她无法说服自己还有很多日子可以活。最

后，母亲的脸色柔和了下来，不知道是不再对我生气了，还是忘记生我的气了。我们在餐桌前一起吃晚餐，母亲走进来与我们坐在一起，她穿着最喜欢的衬衫，系着一条绿松石色的围巾，脖子上还戴着珍珠项链。

星期五，9月11日。我又来到父母家想与母亲多呆一会儿。她几乎整天都在床上。父亲、道格、妮娜还有我，都跟母亲在一起。晚上，我们全家人围桌而坐一起吃晚餐，母亲也参加了。她几天没有进食了，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交谈。但她一定要与我们坐在一起，她也做到了。我们讲了一些小时候的滑稽故事。母亲偶尔有痛苦的表情，尽管她说只是不太舒服，但一些故事还是让她笑了。

星期六来了，母亲的病情更加恶化了。她整天卧床，不时失去意识。过去的几天，我们一直与凯西·弗利医生（她是妮娜的朋友，一位临终护理专家）以及临终护理人员保持频繁的联系。现在她们派来一位名叫盖布瑞尔的护士，告诉我们一些必须知道的信息，比如如何在母亲需要的时候喂她一片止痛片。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的守夜开始了，我们所有人都开始轮流陪护母亲一个小时，在她清醒时与她说话，在她失去意识的时候握住她的手。正如我们被告知的那样，她的呼吸开始变得越来越费力。

我在电影里看过很多次，剧中人物在深爱之人垂死之际，坐在他们床边的场景。他们说话、握手，然后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可以走了。”但没有一本书、一部电影表现出那个场景居然是如此的漫长沉闷。妹妹和哥哥也都有这样的感觉。我们握住母亲的手，喂了她一点水，告诉她我

们是多么爱她，倾听她费力的呼吸，留心呼吸是否变得更加沉重。五分钟过去了，再过五十五分钟，另一位亲人将会进来替换。

到了某个阶段，我们发现所有人都在阳台上，那是在只有护士护理母亲的短暂时刻。天气很凉，那是纽约的秋夜。我们都精疲力竭，但都强打精神，为了将要来临的一切。道格说的一句话，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想法。那也是母亲总在说的话：她是多么幸运。

“你知道。”道格说，“如果把一切看成一个交易。如果有人对母亲说：‘如果你现在死去，那么你会拥有三个健康的孩子；有一个共度了将近五十年幸福生活的丈夫，一切安好的丈夫；有五个你爱着，也同样爱你的子孙孙女。’所有人都这么幸福，那么，我想母亲会觉得这个交易不错。”

星期日，母亲没有一刻是清醒的。我走进房间的时候，母亲坐了起来，微笑着。我们问她问题，表达对她的爱的时候她也在微笑。我们一直陪在她身边。我第一次把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那件奶油色毛衣穿在了身上。我想她能够认得出来。当我坐在她身边时，她用手抚摸着毛衣微笑了。当然，她的眼光很好，那是我所有毛衣里最好看、最合身的一件。不只如此，那也是一件很美的毛衣。

看了看母亲的卧室。她的身边都是书，一整面墙的书，床头柜也放着书，枕边也有。这有思特格纳、海史密斯、托马斯·曼、拉森、班克斯、巴蒂丽、斯特劳特、内米洛夫斯基、《公祷书》和《圣经》。书脊五颜六色，有平装、精装，还有没了书皮的，以及从来没有书皮的。这些书是母亲的陪伴者，也是

母亲的老师。它们指引着母亲。看着这些书，就像看到了自己，她知道前面等待着她的会是永生。我那无生命的电子阅读器，能够为母亲带来这些安慰吗？

在我陪着母亲的几个小时里，我跟她谈论我们一起读过的书，书的作者以及书中的人物，最喜欢的段落。我向她承诺，会与其他人分享这些感受。我告诉母亲我爱她。

母亲死于9月14日凌晨三点十五分。牧师告诉我们，母亲很愿意在半夜离世。我在凌晨两点左右回家洗澡。母亲停止呼吸时，是妮娜陪着。妮娜打电话给我，我冲了回来。哥哥也赶了过来，他刚吃了一片安眠药，神色很憔悴。

我们分别与母亲的遗体呆了一会儿。早晨，妹妹和我等待着来人将母亲的遗体送走。道格和父亲不想在场，所以他们出门去小餐馆吃点东西。妮娜和我打开窗户，让母亲的灵魂散去。那时，我注意到一束光线照在一张小的菩萨画像上，那是妮娜画的。母亲把这幅小画挂在一个能够被光线照到，并且躺在床上就能看见的位置。那是一尊美丽的青绿色菩萨，闪闪发光。

母亲的床边放着那本《每日的力量》，书签还夹在9月11日星期五那一页。我先看那一天圣经的段落。那是整本书中最简短的，只有四个字：

“天国降临。”然后我又把那一页剩下的内容看完。那是约翰·罗斯金的一句名言：“如果你不愿祝福他的王国，那么不要为之祈祷。如果你愿意，不能光靠祈祷，还必须为之工作。”

我相信这是母亲最后阅读的句子。（完）